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苑洛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苑洛集卷八

明　韓邦奇　撰

葉毋還金傳

利者人所同欲金又利之重者也世衰道微士多懷利豈惟後世昔榮夷公好利則成周時已然矣豈惟成周三苗泯泯棼棼富者以貨奪法雖唐虞時固已然矣豈惟唐虞黄帝時蚩尤始倡爭端以殘其衆而利源以興

載觀斯世固有高才雄辯談笑而揮天下之事亦或博洽修文胷富五車之書手操班揚之筆至于芬泯之利顧戀戀焉弗能引而决之以賈禍媒敗者衆矣故見利思義古今所難也葉母以閨房之人能返自來無後虞之金斯不足表而揚之以風汙俗乎作葉母還金傳葉母新安人今中書君彬母也隨夫封公僑杭時中書君甫六歲獲遺鑵函金二兩歸諸母母驚曰無力而有獲不祥環里閭求亡金子終莫得母曰函金于鑵末貫也

蓋罄其産而亡將無生矣夫已利而殺人大不祥將安用是乃命僮傒諸閭布販者亡金子涕泣言遺狀審果亡金者遂付之亡金子以疋布謝母又固却之亡金子感泣去明日率妻孥稽首庭下且曰我小子徐誠也惟母子子孫孫永享禄後過門必拜母久不便途則專謁且以母德告諸人人而當世長者聞母還金德歌詠之撰述之集成卷册云贊曰昔密康公得三女密母曰女三爲粲粲美物也何德以堪之必致之王而康公不聽

王臧密密毋葉毋其見同而康公中書君異也今中書君直内廬日與宰輔供機事而他日晉陞無量矣班彪有言嬰毋知廢陵毋知興然則密毋知禍而葉毋獲福邪

王太安人傳

嘉靖丙戌正月初七日太安人卒其子吾友蒼谷王子以傳問奇顧奇也辱王子知爰以其所聞者序次之初正德壬申王子以山西左叅棄官歸養不習王子者或

非刺之戊寅薦叅四川不起壬午改元奉詔起用乙酉薦叅陜西起才五月而太安人卒王子匍匐出闗哭之慟人以王子過禮矣夫王子之志可傷也王子學期壯行而十五年漠然伏里舍下夫豈忘情於斯世哉凡為太安人也王子淬礪名節如完趙璧顧甘心謗議浩然長往夫豈以過行自履哉凡為太安人也當王子之薦也方固辭太安人命之出王子曰母老矣太安人曰正吾老汝宜出矧今吾尚徤復幾年即汝真弗能出矣吾

將再世見汝大行哉王子慉然起單車入陜進退之志尚未定也乃遽及此王子之志可傷也其慟宜巳太安人姓聶氏郏人平山先生之配也平山先生姓王氏名璇字天器以貢士授漢中府南鄭縣訓導陞宜川教諭以王子貴贈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太安人亦以獲封焉父聶翁倜儻慷慨義孚於鄉閭人咸尊之稱曰聶翁母王孺人敦厚醇懿太安人生而異常女靜慧婉娩幼能服勤鍼絲終日聶翁愛之每媒氏至聶翁輒曰女須

名儒也時平山先生秀出士林聶翁擇而歸之初王氏
爲郟大族至平山先生中衰矣太安人適遭其阨年始
十七乃躬操井臼事翁姑曲逢其意翁病久護床妯娌
事之或稍怠太安人爲益慎且曉譬諸怠者姑每病太
安人晝夜扶掖至手滌溺器君子曰太安人孝姑性嚴
家政必均妯娌或欲獨勞太安人者姑覺問太安人且
曲揜蔽之伯兄父子習訟善誣衆共訾之太安人曰是
誠未能感之他日復及太安人人或白之太安人曰誠

不足也誠茍至奚宜至哉君子曰太安人讓平山先生既廩食太安人復内政甚理王氏中興焉成化甲辰歲大凶人相食太安人佐平山先生施穀賑饑全活餓人王富輩甚衆諸餓人死且言太安人不置平山先生在南鄭時漢中守長者也爲女擇婿因延太安人試問之太安人曰吾兒已指腹獲耦矣子婦董氏死南鄭平山先生任滿家衆欲瘞其地太安人必載之歸君子曰太安人義平山先生性介急酒而益厲太安人曲為承順

終其身敬如賓每平山先生從外來聞其履聲即肅然
戒容平山先生既卒家政悉聽王子王子方以安貧樂
道為高人或有所餽辭受悉聽王子曰勿奪吾兒志君
子曰太安人順初諸婦或中饋未脩平山先生怒命撻
之太安人持杖入厨惟擊藁席若撻聲子婦雖多女視
之有過未嘗面數撫愛王子兄弟備至及諸孫亦未嘗
不以義方訓之君子曰太安人慈平山先生始一貧甚
高氏女奔歸告饑適絶糧平山先生無何為汲水綆復

短續以腰帶女既飲曰水止止渴爾太安人抱之泣既貴顯每每稱説故貧時事弗諱寒素之士多述太安人賢其妻妻得接聞太安人者皆驩然歸也正德末諫巡遊者多杖死太安人聞之泣曰吾兒薄粥復自兹始矣君子曰太安人識太安人生於正統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至卒享年八十歲子男六尚忠娶董氏繼趙氏尚文娶竇豐牛氏尚志娶劉氏尚綗娶周安人即奇稱吾友蒼谷王子也尚明縣學生平山先生病明嘗刲股太安

人疾不赴試提學蕭公鳴鳳移文旌之娶汪氏尚簡冠帶生員娶郭氏繼文氏女三長適孝子高光霽先太安人十日而卒次適太學生劉山青次適里人于思瀾孫男十二女十七漸娶徐氏津儒士娶郭氏渡聘趙氏長適周氏次適生員岳縉次適劉型次幼未字尚忠出湯娶馬氏濆生員娶宋氏闌聘趙氏長適周迪次適咎思鳴次字郭上尚文出漸娶梁氏洞娶劉氏潺娶仝氏長字郝師尭次字高抗尚志出同壬午舉人娶祥符李氏

和生員周安人卒與文廬墓三年文殤又獨居三年府
紉俱未聘長適太學生信陽何夫次字葉縣儒士牛沈
裕尚綱出長適高東次字劉桐次字生員張思次字宋
光亨餘紉未字尚明出曾孫男五女五贊曰女德之貞
尚矣即其房闥閨壼之懿質諸史冊君子固以為難也
固未聞布積穀活餓殍反忠致誠安貧知常儼乎丈夫
大賢之極致者斯亦不足以式內乎太安人者蓋鮮矣

郭宜人貞節傳

慨夫淳風既漓季世日偷苦節殊勞視為身外蒙垢偷
逸厚誣性命雖章縫之士且志圖手膺敏矧簪珥之人
能操存於恒一斯亦不足尚乎作郭宜人貞節傳宜人
姓談氏戶部江西司郎中郭君汝能母也年十七歸贈
君贈君有二子孟其仲為郎中贈君歿宜人未及三十
而孟其繼歿郎中甫九歲當歲大凶鄉人宦而富者見
宜人家貧又無依倚數凍餓幾死謂其志可奪媒問之
宜人痛哭曰凍餓死小事耳吾不死殉者以遺孤在也

吾豈畏死者即死可見吾良人於地下媒何以至此哉即齧指流血淋漓呼贈君之靈酹而誓之以示不二媒氏嘆懼而退乃力作田績撫郎中當就外傅時命之學用或不及鬻田為資或解衣為郎中購書而郎中學遂成登名正德丙子鄉舉録矣後郎中歷州郡至今官濟職有聞者本激節婦之苦心撫教也嘉靖戊戌有司以宜人貞節事聞詔表其門士大夫高宜人之節爭為詩及文頌揚之乙巳太廟工成禮備天子推恩臣下贈君

得贈奉政大夫户部江西司郎中宜人亦獲贈云賛曰吾友王端溪曰易所謂貞夫一者其斯人歟夫古之制莫先範女師女師立而男女正萬化出矣談氏之行可謂錫類也

李烈女傳

他女之烈者耻汚之辱已也死烈女已能潔矣而耻人之汚死焉嗚呼烈矣作李烈女傳烈女姓李氏陜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嚴伯村人錦衣衛冠帶總旗德澄之

女也嫡母劉氏早卒繼母王氏生母京張氏烈女甫六歲而父卒李氏名族門第甚高王氏恐其汚也改事他姓烈女獨與京張氏處張氏者京師人故稱京張氏夫亡年少烈女不勝其汚也然痛父之無後哀母之無依大哭三日服毒死年十四贊曰將不詳書其事烈女之心無考也將詳書耶甚非烈女之志也推烈女之心寧無書焉庶烈女之心慰矣古今烈女多矣事之難處情之難決如烈女則古今所無也嗚呼傷哉吾之為此一

字萬涕矣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陳公傳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靜齋陳氏之先金陵人後占著名數家於泰和家史始祥可祥可生道源道源生良佐良佐生季榮季榮生彬通地理學公曾祖也祖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黄氏贈淑人父泰號東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姚氏封安人贈淑人公幼而靈異生五歲東菴

公即命就社師所即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即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東菴公為模夫子石刻像畀之里善繪者王𤅢嘉公志畫夫子及配哲像遺公公謹事於家南樓朝夕焚香拜春秋上下請於東菴公致牲品奠祭人有夢朝衣朝冠上下樓者皆謂公精誠感格神像來弘治己酉年十四提學敎公山考附學敎名士慎許可獨稱器公乙卯二十一鄉試中式九月東宮千秋節縣尹率僚屬稱賀四相鈌一公即代鈌相登降卒禮若學生

人知其偉度云丙辰登朱希周榜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戊午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清寧宫災公應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奬忠直謂太監何文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編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孝皇惡怒甚而哲又權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斥絶異端曰慎重民力疏上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用珪免考與本等除縣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東菴公封

如公官韋淑人及配蕭淑人皆封安人大司寇閔公簡
公入本科典章奏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郎二月上副榜
舉人疏曰寛副榜之額曰弛限年之禁七月上嚴祀典
以尊先師疏癸亥奉命江南審録重囚多所平反初巡
按御史誤決要囚部擬公便勘孝皇遣中官問内閣輔
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輔臣曰雖員外有風力者公以
囚當死特失候命耳令既還官宜從紀録法上允之公
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及考古一時

主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云九月陞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勑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為巳任推行聖制為十八條自為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為諸生規品士維公同年御史弟某公表弟某列下第縣學官為請白公曰顧公論在學校而提學學校首安可私凡以督士者何邪閱卷務詳盡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即士子屈負恨矣見星出見星歸

五日台諸生親為講解曰吾葢作師勤先也日四生更迭在門諸生來叅者兩生引至當唱曰某處生某人某事見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侵越公曰是遵御史不遵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諍乃具疏兼程上聞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廣時湯巡撫

送黜退生且欲復廩翁巡按送民生十數入學公皆黜
革之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二
司皆坐旁席公謁韋府門中扃公報曰開中門則入否
則投刺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韋前席辛未擢湖廣右
叅政時流賊剽掠南贛提督發兵勦捕撫臣以公守郴
桂蓋以接壤南贛也公檄守備提兵營於交界以俟夾
攻復覽秀於湘江洞庭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
穀詢問民隱暇則召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

曰詞華宋玉號令條侯也壬申聞韋安人訃哭幾絶水漿三日不入口抵家哭又幾絶葬虞卒哭斂祔祥禫一遵古禮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吾遵靈輀入非易簀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擢山西按察使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雲鳳整理塩法王公薦名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莊肅少與可俯視一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菴公訃哀痛喪儀一如韋安人之歿戊寅服闋已卯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闔

大用迎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徳中八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吏副使王公綖出謂人曰谷素尊大當長跪王守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慫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接見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話衆皆默默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二曰崇聖學三曰勤聖政四

曰簡近習五曰愼朝祭六曰舉人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旣明決而法律又精故無寃民省發明速無罪者令各自便歸故胥史解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克云陞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羣亦不可入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萊蕪礦賊王堂等聚衆流刦山東河南北直隸勢甚猖獗公

相機剿撫揵聞降勑奬勵白金綵幣均錫馬朝廷上章
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妣俱
獲贈甲申三年考績廕孫圻入監讀書初公以山東差
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為甚凡事務從節省安静
不擾其大者奏聞臨清倉夫級管倉内官剥削需索且
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往往傾家甚怨苦之公奏
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馬之養死補備驢馬户至賣子
鬻産不能償公亦因事奏令每馬徵銀二十兩解太僕

寺買補云改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上丁祭先師故
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
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查考改南吏部侍郎遷右
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寧國府
宣寧五縣愚民相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城門内外不
通蓋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而淳民日困腴田多為
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奏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
覆撥淳馬二百匹派宣城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

之失當故致變報至人心懼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
俱未至公從權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别議處
分五縣民即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
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泒五縣奏下如擬而
淳及五縣民心俱服膺孫圻殤公以疾乞休上報曰卿
敭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廵以副委任
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富
者往往投充内府神帛堂以圖影射正徳十六年詔草

之後守備中官復奏補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疏奏免南京各衙門非奉公差輙擻望夫隷輿馬硃墨紙筆柴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說蘇松等處稅糧甲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怨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公檄府倸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絶再疏乞休上溫旨勉留男曙補廕上疏祠武進兵部尚書

陳治於常州府毀淫祠祀土穀之神令春秋仲月里正
率户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為社倉儲常平或為社學訓
蒙士復疏乞休上復勉留再疏未及下而不知公者慼
於顯貴人諸大家多口論罷公矣公怡然就道既抵家
閉門掃軌不輕接謁進脩著述無間時日辛丑三月中
旬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日酉時卒卒之辰尚洮頮衣
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聞賜祭二壇官為營塋事
贈工部尚書云公容貌偉秀儀度儼雅望之知其為有

道人方剛執法人無私干雖權貴不少假借然謙抑恭慎不以爵位自大一念好賢之心不啻自口出為政以人才教化為先歷官所至興學校褒節義禮賢俊奬恬退黜奔競賑貧乏抑豪右凡有裨風化靡不舉行立法雖嚴然以惠澤為主故山西河南湖廣啓行時士民號哭擁送道路填塞事親孝處兄弟友愛然必以禮節奉先有祠歲時朔望朝夕皆如儀强學日新老而不倦所著有脩辭録毛詩集觧困知記集定古易静齋奏議學

以聖賢為師範不屑屑於詞藝之末螢菴羅公欽順曰
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
而不為苟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
小子或分一席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綸以弗迷
其所向又非幸歟而胡公纘宗亦曰公之學古學云配
蕭淑人子男三長時次曙補廕者也次雎女四孫男二
長即圻次垣贊曰為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者
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省閣臺垣罔不

降志屈身韋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禮不亦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毛漠然無所動顧于監察諫垣則默然退遜莫敢與之較是非品得失湖湘之黠民生晉陽之阻小試伈伈然無所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政孜孜為民而貴官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遺佚沒齒臣忠士節斯無負矣昔公之每離任而行也士民輙號泣擁留填塞道路有由然哉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公卒之辰尚洮

頖衣冠危坐西廡則平日之矜持於動止威儀可知矣然則考公歴履有本者如是爾胡纘宗氏謂之古學也信夫

嘉議大夫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傳

公諱直字道伸姓屈氏號西溪其先楚公族漢高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屈氏與焉遂為華陰人曾祖亨洪武初書幣徵禮甚急亨雅不欲仕附族人從戎者免祖諱

韶字九成號誠齋經明行脩歲薦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隰州同知有惠政隰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愛之號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善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李宜人公甫十歲而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之初公生之夕樸庵夢日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入于懷驚覺而公生天性聰敏過人六七歲時樸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論語經文即記憶不忘稍長就

師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手不釋卷隆冬盛暑或誦讀徹
夜成化乙未充邑庠生庚子浮梁戴恭簡公歲試至華
陰恭簡規法未成材臨時不得為成材文時學官怒公
貧故以公當未成材公既就試兩題皆為之又皆甚佳
恭簡深加奬譽而撻學官秋遂中式甲辰登李旻榜進
士秋九月劉宜人卒公守制適歲大饑絶糧推官賑華
陰公謁推官乞賑推官曰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
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

甚賑濟能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予來故示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高義則可直則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公道可受賂援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謝丁未授刑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撓案無滯獄不數月主事聲名籍甚尚書江西何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印必他郎中署有員外郎亦不得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主事印主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主事非常

主事亦不可以常格待也刑部主事署印盡自公始故
部獄卒往往厚索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黜獄事
卒白鑑縊殺一囚是夜夢囚訴卒明旦根治得狀白于
尚書尚書曰要囚也姑置之公執不可卒論如法自是
卒無敢殺囚者錦衣奸人依憑權勢郡縣土賦至輒局
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往往負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
攬頭發覺公白尚書按治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
頭權勢人果邀奪之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

令何也縱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詣錦衣謝公曰直自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頭犯法刑官逮之柰何弗與錦衣朝廷心腹法官乃不容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公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衣喜曰如是諸犯即當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直俱抵之罪尚書復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郎甲寅朝邑韓邦奇侍父福建按察副使運峯先生入覲駐

通州邸命邦奇訊公時邦奇來自閩七千里又蓮峯先生與公新結男女之好也公留食出生韭一品湯粟數盂邦奇飽食之公曰子饑甚也邦奇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也明日邦奇反命蓮峯先生方與同覲者參政陳公奕邦奇言陜西有人屈秋官不負門牆蓋公蓮峯先生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邦奇時年十七陳公以手執碁熟視邦奇謂蓮峯先生曰恠哉此子頗子之志也若他兒必恨其簡矣乙卯陞

山西司郎中遼東廵撫武臣交惡朝廷命選差剛正官勘問屬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直廵撫而抵武臣以法武臣枉狀奏公徒有清白之名而無變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察之言而重彼罪朝廷知公論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訖威訖富權貴人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土官軍衛雜處且富庶而謗議易生自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者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

不能移也又曰士君子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
事吏持金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公征需七八千金公
嘆曰小民營利為生何預於官而為此横斂耶取簿付
之火府有妖擲瓴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及首
領佐貳官又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草有火起
或柴頭有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院内公乃告於
城隍謂城隍與直相表裏皆受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
若强暴横行及民之不得其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

恠肆行以為民患尊神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㓕此災異毋或曠職以作神羞妖火遂息境内旱禾稼枯槁公將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啟行忽有白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既而果大雨如注歲則大熟於是重士大夫有三異贈卷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剡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嚚訟素稱難治入其境見六事孔脩四境乂安倉庫有餘羨之積囹圄無留滯之

因存心正大而有廉慎之操處事公平而著勤能之譽
乃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必須不次擢用方協輿論乙
丑冬陞河南叅政永城縣楊姓者為豪族誣苦公得狀
治豪族罪楊氏獲伸為公立生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
民叢聚貨食及公署印事咸徙出外公恠問之咸謂使
君衙無滯事人無久留者貨食不便徙出别求生理耳
撫按交章薦叅政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使公自念官
以提刑為名以按察為職深懼負乘鞫問糾治一以至

公處之菲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枉縱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籍故都御史錢公鉞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至果怙勢作威欲三司跪謁公率衆不屈劉璫怒甚衆懼莫敢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内府司禮監天子之下内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即改容曰憲長好人援公手揖衆入坐衆謂公既不激劉怒又不瀆

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廵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
皆官也乞寛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廵按罷懲
不待期皆報完甫至河南陞太僕卿太僕司馬利近幸
相沿為竒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苴百計求中至郡縣
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禁革之太僕為之肅清近
幸不悦乃相與共譖于權璫璫令邏者偵察盡得其情
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乆習汚濁令别是一衙門
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大理卿多

所平反有駁稿存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運舡多稽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阻風守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例坐漕運總兵左瑾不悅公乃托此曰都御史豈大于公侯伯令屈某坐伏羌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人拿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餽銀器一桌公怒甚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憲綱所載責知縣叱出瑾既敗其御史倡言公為瑾鄉人數數遷轉宜罷遂致仕初當道

與藍田南氏有故怨公連姻南氏當道欲傾公雖一歲
四遷實惟布政遷都御史耳而言者不察又公為按察
時某御史為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歛至萬金公按
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益
急而公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為御史起復赴京
至淮安謁公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宴談及浙事偶
忘其為某御史也因言直平生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
一知縣餽金求解賍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

人何如也其御史色沮愈恭公恠之及罷會詰思之則其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其御史至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伏謁瑾惟其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其御史莫敢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之故官迹所至皆有聲稱與人言侃侃無隱亹亹不倦然亦以此得罪于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

自放不幾于猖狂耶故公里居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甞身親農事手披載籍為子弟式雖官至大臣非慶賀大賔客未甞衣錦於人無貴賤謙謙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孝樸庵年九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禮公弟泰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如此哉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於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為友愛人某獨不得為義人耶嘉靖丁亥奉詔進階巳丑總制尚書王公疏薦起用不

果公才足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者咸惜之公年雖七十餘而强徤如少年衆謂必有樸菴先生之壽乃一疾竟不起其亦命也夫訃聞皇上遣官諭祭營葬事公生於天順戊寅八月初五日子時卒于嘉靖辛卯六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十有四配石宜人側室田氏子男四台國子生娶王氏繼娶宜氏登娶滎氏石宜人出嘉邑庠生娶李氏愚漢幼未聘田氏出女五曰士適洪銅縣丞李鉞曰淑適山西布政司參議朝邑韓邦靖曰

愛適國子生商州南溱石宜人出曰淮適邑庠生靈寳許佫曰五字邑庠生李光祖田氏出孫男七孫女五賛曰廉者士之大閑也簠簋一汚周公才美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觀顏色以耀閭里受賕惟來以瀆知厚者衆矣卓哉公乎歲饑乞賑顧乃辭曰三之請却賂脫罪人之惠至今聽其言凛凛然令人振奮感動肅恭生敬起採薇簞瓢之志孟子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一於義而已矣當其時閉户饑死則於陵仲子之儔又非

公之志也予既詳書於傳而復論著於此使吾黨之士景行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倖致也

王安人傳

安人姓周氏吾友山西叅政蒼谷子王君之配也以蒼谷貴獲封安人云初母劉感異夢而生安人育於嫡母王幼警慧異人父九梅君與平山居士君飲懽因出安人平山君詰以誰氏所生或紿以劉或紿以王衆方園視聳聽安人指園南大桑樹曰我其生於此邪衆咸異

之平山君者蒼谷父别號平山居士云年十四王命學女工於蘇姆鍼綫纂組輒盡姆巧乃又時或過之於是姆歎曰周氏兒妙麗不常我安能爲若師也二十歸蒼谷隨蒼谷入國學及歴事通政司既䇿蒼谷將謀歸安人曰事垂成而欲棄之邪於是蒼谷感其言卒與龍湫浣溪諸子相與講習於京師安人率以女工茶菓佐蒼谷夜誦而蒼谷之學自是有聞矣王氏既世以樹德不積資業而蒼谷又操行務修潔故

蒼谷雖歷政府至方面衣金紫比其棄官而歸也家無餘畜安人勤紡績時孕字以奉姑氏供賓客故蒼谷再詔不起時謂安人有助焉安人雖女子然有識度初蒼谷爲舉子時邸巷有惡少横逆蒼谷不能平安人勸止之乃是晚惡少以他忿縊死蒼谷爲吏部時同官以吏故觸怒太宰蒼谷遂欲决去就安人曰柰何以小忿而忘大功且中人計又太宰意未可知也既而竟得考上上辛未六月晦京師大水比舍傾壞衆

懼謀筏安人從容具饌且給比鄰竟亦無事安人事翁姑以孝處妯娌以讓待童僕以恩平山君之卒也聞訃幾絶脫簪珥以給歛凡朝夕虞哭朔祥奠祀皆取辦於安人然又甚精潔也祖姑李年九十衣服必手製飲食居起必扶佑之李病且不起矣聞安人茶至則茶饌至則饌他人奉之則揺首不食娌氏有毀其匙筯出誶語者安人笑領之顧轉怒欲毆則安人匿不可見矣僕春陽得罪蒼谷欲擿伏懲之安人曰遣之足矣或欲拘其

衣糧安人皆與之安人雖不讀書而曉識義理自歸蒼谷非賔客祀祭慶喜事不施脂粉當居平山之喪安人去母氏既若干年比至郟偕蒼谷奉几筵禫後方歸寧一布綳歷五兒不易嘗亡一緻行坐思之既得乃已曰物雖微非婦慎也蒼谷每集諸名士飲安人輒於屏後識聽其語退與蒼谷評之皆當其理乃於巳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卒之前二日家人欲問巫安人拒之安人生於成化巳亥閏十月初十日巳時至卒享年四

十有一子男五同娶何氏合才府常安人卒後兩月而殤女二曰淑媛字何某荷媛賛曰霸妻勸起樂羊斷機世稱蒼谷子今之有道人也及觀王安人譜而知其有由矣夫其他懿行淑言固婦職之恒也若其居平山之喪禫而後歸寧則幾於聞道矣豈可以常女子論哉而其所享顧若此蒼谷曰蓄而未發勞而未逸耕而未食豈不信歟嗚呼惜哉

韓氏三世貞節傳

孟子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然亦樂有賢姑嫜也内德之教其感尤深也我韓氏自先祖母張淑人至貞恒一先孀雷氏繼之弟婦許氏又繼之一門三節世所鮮見豈非有所倡率儀式而然哉嗚呼我韓氏何不幸三世見夭禍又何幸三世得貞婦也作韓氏三世貞節傳先祖母姓張氏年二十七先祖贈都御史府君卒先君生纔數月祖母性剛嚴先伯父年幾五十忤輒撻之凡呼子婦稍遲不唯即以兩手自擊其股股爲之青我先君

為刑部郎中時孝皇覃恩羣臣親老者許歸省先君奉
命至家時先母亦兩封至宜人矣祖母命先母與伯母
負水先君他出歸見命二隸人代負祖母怒持杖迎出
將擊之以杖指先君罵曰如有皂隸令皂隸代無則不
喫水邪先君笑曰媳婦身强有力豈不堪負嫂子薄弱
且有娠以是代之祖母怒始解病革已易簀就正寢忽
張目呼予曰邦奇幾乎忘却一言我死後無與爾祖父
同穴予曰何故曰我節婦也豈可又與男子同穴予對

曰正為我祖父守節正當同穴又曰汝子細商量無致人恥笑氣遂絶有司上其事聖旨建坊旌表其門雷氏年二十五夫韓繼宗卒遭繼姑之虐怒輒以簪刺其股肱流血淋漓又遭惡叔凌害百端竹罄南山書理生事夜則閉門慟哭徹夜有司上其事聖旨旌表其門坊價已領時值饑饉食費之坊牌至今未建雷氏大名府同知爵之妹也爵清脩苦節老而彌篤可謂難兄難妹矣許氏年二十四夫韓邦仁卒無子家用不足辛苦萬狀

巡按下所屬辟節婦本縣以十人應命巡按以其太多
取年最少而無子者三人許氏其一也奏下禮部行憲
司覈勘覆奏下禮部三人家貧無後至今未嘗施行可
嘆哉許氏鄉善士英之孫女也英脩行執禮若儒生鄉
人敬服贊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四五十年間春
花秋月夜雨鷄鳴非鉄石肝腸金玉操履其能堪乎我
祖母當易簀之時發死不同穴之命則五十年來兢業
自持可知矣然尚處順境也雷氏則當其逆然有子可

依許氏則無子矣更何所為乎詩曰人之秉彛好是懿德信矣夫

韓邦靖傳

韓邦靖既卒其兄邦奇墨淚而作傳且敘曰昔者班固范氏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被淫刑當時不以為寃後世且議其非竊嘗疑之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夫人之所履可枉於生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蒙禍小人肆惡而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冊

乎乃又昧焉天災人禍茲其至矣今觀兩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其無因其同已而隱其惡者邪其無因其異已而蔽其善者邪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真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邪其無善或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顧或背之者邪數者有一焉班也范也奚其辭嗚呼宜矣亡弟病且亟謂予曰我病且死兄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真者也夫惟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真也我即死兄必自為我作傳昔我之有生也每聞大人君子

之揚我也惕惕然汲汲然求以副之懼或負焉爲知已蓋今兄之述我也可無盡也弗可過也其有過之者我今已矣進脩者無地即我負過情之耻於終天矣夫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真也而可使我至此也予泣而允之亡弟既卒予乃爲之傳上懼班范之禍下傷亡弟之志弗敢一字無情焉嗚呼痛哉嘉靖二年春二月十日靖歸自大同謁孔廟揖邑宰拜先壠牲見於祠堂與諸兄弟登堂稱觴於母氏懽宴終日乃是月十八日

病損食不豫其兄邦奇為之遠近迎名醫皆不即功乃
愈益病四月十日衣冠如平生呼邦奇曰吾將逝矣十
九日必大雷雨即為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
二十一日吾強待之使兄好作忌辰也卜九日昧爽天
色晦冥家人恐靖覺雷雨遂逝令二人力掩其耳問曰
掩耳者何也邦奇紿之曰醫謂掩耳息氣也已而果大
雷雨如在寢室門牖皆震動而靖不語矣邦奇為之正
冠乃搖首邦奇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二十日邦

奇問曰歸期明日乎靖不應邦奇痛哭曰吾弟力不能支矣乃又首之俄而遂卒卒之一月武功康對山來弔曰往年秦山崩吾謂三秦豪傑必有當之者既而何仲黙卒吾謂仲黙陜西官山之崩在是矣今乃知非也乃應吾五泉子靖字汝慶别號五泉子陜西西安府朝邑縣人也其先為慶陽府安化縣人宋元以來世以武官元末以金牌萬户鎮蒲關蒲關即今朝邑東境也洪武初至髯翁始罷武階為齊民遂為朝邑人髯翁者韓氏

朝邑始祖多髯家史失其名故子孫相傳為髯翁云髯翁生平輔平輔生得春得春生恭恭生整整生顯贈奉政大夫刑部山東司郎中顯配張氏封太宜人旌表節婦生紹宗字裕後號蓮峯鄉學士以蓮峯長者呼為蓮峯先生云蓮峯先生起家進士累官按察副使加封中憲大夫蓮峯先生配閻恭人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靖是夜閻恭人夢聞五色雲中奏異樂玉女十餘人持盖擁一美童子入寢室覺而生靖靖生而靈異

三歲能哦詩百餘首四歲蓮峯先生命之讀孝經未終篇即能自誦小學即了大義五歲蓮峯先生抱之讀文王至德篇忽掩卷若有所思蓮峯先生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安得同為聖人蓮峯先生大奇之八歲通舉子業十四舉弘治辛酉鄉試二十一登正德戊辰進士已巳二十二除工部虞衡主事陞都水員外郎甲戌二十七以諫罷歸辛巳三十四奉詔起用嘉靖壬午三十五擢山西布政司左叅議癸未三十六自劾歸歸之

四月而亡云其在虞衡也部檄監收十庫時宦勢正熾大廢舊典部官往下吏視之靖至庫羣宦不為禮乃自取坐前席羣宦不平紿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靖詰之荅曰部官故事無前席者然止一飯無預庫事也靖曰然則我當回耳荅曰當署案靖曰部官無預庫事者安得復署案羣宦不得已卒如舊禮既而又檄監收黑窯廠廠亦宦者主之廠弊尤甚靖至廠數日羣宦款以厚燕而不言公事靖曰可臨事矣乃身自視秤羣宦笑曰

部官領數耳奈何瑣瑣如此吾輩厚費而來此欲何為靖弗顧羣臣始動以禍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後適靖次當浙江抽分去矣抽分者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重取於商進羨餘以自白靖曰避已嫌而困民非忘身之臣也乃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者皆免徵比滿代正課且不足部科皆以法奏靖靖亦自劾求罷賴宰臣知其事得原先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曰府有司幕卑官使司重利部官欲之幕無如之何乃建言寄布政司

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事悉發按察司廢法無所出入皆至今為例初鎮守劉太監者谷大用黨也多權術榮辱生於造次浙之百司皆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囑客賂千金靖一無所聽劉始怒而終信之後辛官來浙將索之分司劉曰某願代奉勿求韓主事也壬申南北直隸諸路盜起朝廷命將征勦例工部官一人前除時賊勢猖獗出沒無常至憑陵郊甸行者多遇害應行者數輩皆懼甚假告圖免有泣於尚書之側者尚書亦莫

忍決次不當靖尚書知靖素勇敢可使數日靖靖毅然請行道數值警而未遇害然亦危矣已而陞員外郎檄往直隸陝西山西查徵歷年匠班值既見其民貧甚乃建言宜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竟罷之而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靖歸上疏畧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臣竊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朝政不脩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羣憸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

違戾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寇賊災異荐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宮災陛下下詔求言在位羣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指陳畧盡天下之人皆以為天心仁愛啟佑聖衷必將延覽聽納革既往之愆圖維新之化澤潤生民永昌社稷在此一舉不意陛下徒事虛文不脩實政凡諸過舉仍遵往轍臣工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黄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囂然沮喪以為陛下遭此大異因循恬安尚復

如此是陛下無悔悟之期天下無治安之日渙散支離不可收拾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下尚不可而况使之離哉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揺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摶沙之喻臣每念及此實懷隱憂伏望陛下以社稷為念將各官章疏采擇施行將前後言事得罪之人并黄體行取回録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迓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慶幸疏上天子震怒繫錦衣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得奪官為民家居八年餘足

跡不至城市明農之暇閉門自檢而已初蓮峯先生既
里居邦奇亦遣為民人皆以靖性敏年青勸之專意讀
書靖曰巳欲資見聞而以勞事遺父兄豈其情哉遂躬
親農畝胼胝自甘樂如也九川吕子曰五泉子可謂孝
弟力田矣時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
皆奏起用不果行今上即位起擢山西布政司左叅議
分守大同靖起自廢黜感恩圖報單身之任不挾童僕
精白展布知無不為革奸弊卹民隱輕徭薄歛訟獄平

允權豪斂迹又以邊陲之地兵糧所係止一分守分巡非如省下三司并置也而分守官故事無印弊端之起實由之乃上疏援提學水利例請給關防時又以朝廷脩定策功賞議內閣外戚潛邸臣將封爵靖以高皇帝定萬世之策兄終弟及今上乃天敘所宜諸臣何功之有亦上疏論之皆不報高山陽和等衛軍人開墾草塲數千餘頃皆為豪家占種靖皆奪之歸於官招人佃種乃上疏畧曰公侯之家平原負郭膏腴極望水陸衝要

棟梁湍市歲入之利盖已饒餘豈應復于邊方爭此微利不過為鼓鍾之餘緒庖厨之厭棄耳即今邊儲大困軍餉不繼荷戈之士金玉糟糠饔飧草樹前項地土招人佃種每畝徵糧五升可得千石則一月之間千人飽食而佃人之利不與焉其于公私不無小補矣疏奏亦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乞發内帑賑濟事下該部部不許且駮之靖憮然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其不行者責有所歸君何自苦如此靖曰言

而不復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為也乃復抗疏論列其畧曰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為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錢值銀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于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䘏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為大同有無

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寛某州之税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契劵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歳徵不足歳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寛徵者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百餘萬兩分遣大臣出賑近時山東
直隷亦饑朝廷亦發太倉銀數拾萬兩出賑臣愚不知
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邪亦
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太倉之銀又未知當時各
該地方賑之而仍徵税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
而又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税糧又所不允是大同
之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陜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
山東直隷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

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王府禄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穫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時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有動調人馬輒搜索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絶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内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

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茍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敵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機微隱伏固知朝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

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果在民乎若以為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鋭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内府即無人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糧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宫闈不得占據貴戚内臣不得濫竊一

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在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宫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勾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内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之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

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令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内外官詹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横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内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子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區處見令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有

明示敷政優游固為聖朝寛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
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敕
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譴明示天下以為
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行免賜立案及又行
查以消時日臣不勝戰慄顒望之至事復下該部部司
頗不說靖亦不顧於是侍郎臧公鳳經畧宣大疏薦畧
曰臣伏見左叅議邦靖穎秀夙成早登科甲操心平正
而素履清慎居官奉法而威富惟訖問學博洽議論淵

源任之提學必能以身率士薰陶德器上可以華國下可以有造其于治道必有禆補矣都御史楊公志學亦疏薦畧曰左叅議邦靖操持剛正事每法乎古人問學優長心每存乎澤物乞將邦靖遇有提學員缺推補則將來賢才日有成矣御史俞君集亦疏薦畧曰左叅議邦靖有學有守動以古人自期有猷有為志以救民為急上皆下之吏部先是八月靖疾作雖已平復慮或春深復發遂上疏乞休都御史張公文錦疏留曰臣伏見

左叅議邦靖學術醇正人品清高以方壯之年當難為之際輕徭薄斂革弊除奸一方軍民之所仰賴雖稱有疾尚堪調理乞將本官陞授兵備副使仍留本道以慰軍民之望上亦下之吏部不允靖去靖雖慮疾作然感時知遇欲扶疾視事而心偶有所不説乃復上疏乞休疏拜即去矣於是御史許君宗魯奏靖去狀而御史朱君實昌疏薦靖及邦奇其畧曰叅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友緯有淵源名節交相砥礪毫無瑕玷乞吏部將

邦靖病痊起用事下吏部時朝廷方用言官議申舊例外官不得養病吏部上奏曰左叅議邦靖操履學識俱有可取乞将本官暫令致仕病痊之日具奏起用不為常例上報曰如吏部議初軍民聞公去皆跪泣遮留之靖紿曰吾赴省項當即回衆曰吾民不敢久留使君顧将明年均徭一派而去可也靖撫慰而行靖雖一動一言之細亦矜名節然孝弟友恭尤為切至事蓮峯先生及閤恭人終身不違顔色巳夘蓮峯先生病湯藥必親

嘗起居必親扶掖晝或忘食夜不解衣越四月餘蓮峯
先生屬纊之際呼而嘆曰汝可謂純孝人矣及蓮峯先
生卒哀毀幾死水漿三日不入口未葬之三月席草枕
塊柩下腰絰不除時盛夏虱虫叢積振衣躍落形瘁骨
立見者泣下靖之疾實由於此浸淫至今日及卒闇恭
人悔曰吾兒居喪時少能以禮自節豈至此哉蓮峯先
生既葬邦奇廬于墓靖倚廬于中門之外以奉闇恭人
朝夕至墓與邦奇焚香哀泣陪邦奇必分夜事伯兄知

縣邦彥及邦奇二姊撫弟監生邦翊情文俱盡邦奇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頃刻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之以察其寒煖補瀉之宜至於穢溺必諦視之以觀其清濁燥潤之色姊李孺人患惡疾四五年靖事之極其盡力撫愛諸姪一飯之頃未嘗或忘鄉士夫為立孝弟碑為鄉閭式邦奇曰當先君大故及吾病甚時吾弟痛楚酸苦之情憂勞悴迫之狀吾不能言而文不能盡也初大同積弊之餘法度廢弛

靖曰紀綱不立雖有仁恩不行焉下車即按權顯不法者幾人於是號令風行靖行政以仁民為本而馭吏甚嚴吏汙貪者輒去之曰民與貪吏不兩立不嚴於彼必不能寛於此也有枉囚十餘輩靖得其情檄原問辯之原問曰事經巡按及部寺靖曰吾無問爾第於爾索囚生也原問不得已徑從開釋後當審録靖偶在告囚皆泣告諸審者曰死無所恨願一望見布政也靖才既明敏而復勤察故訟者盈庭皆於當日了之兩造具服人

稱神君焉清儉樸實衣取蔽體而已公服外終身布素

丙子蓮峯先生賜一段靖製為衣謂其內屈安人曰令日衣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秀才自謂過之初往浙江再往大同終其任未嘗買其地尺布寸帛初屈安人病八九年䕶床褥痼安人勸其置妾為後嗣計曰汝年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推官者好友也以屈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趙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其有姿色耳終却之靖深沉有謀畧而

濟以勇果之氣慮定而發據理而行排山倒海萬夫莫禦識見宏遠而濟以英偉之才故事至物來衆方議擬未定而靖已處分矣平居處衆坦夷平易退焉如懦至於當取予進退死生大節確然不可奪精思絶人童時先輩試其能以百餘錢擲於地命一視即收錢即荅曰錢若干皆如其數雖百試不差嘗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著學有淵源自幼即以經濟為志其言曰人之所以自重而易退者急於進而欲濟

時也人所以重生者欲待其死所也不然苟生何為使
天假之年而大其位其功業豈止於是而已邪嗚呼惜
哉配屈安人女一男元無子以族子仲譜嗣初靖病且
亟邦奇日慟靖譬之曰死生命也吾兄今不解衣不滋
味者二月餘形且甚悴我生尚如此我死復當如何高
堂在上兄其勉自愛邦奇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
生之因尚當同為兄弟也將易簀邦奇襲巳衣著靖靖
曰是欲華也邦奇痛哭曰欲令吾弟九原之下常如我

在側也吾弟其永懷之勿忘我也及靖卒邦奇廢寢食哭絕賔客遺生事殯依于棺塟依于墓衰服疏食祥而弗懈皇皇焉望望焉常如靖之在左右也事或有疑忘靖之卒欲就之質朝夕臨食忘靖之卒欲命之共問安於閽恭人忘靖之卒欲約之往盖恍然見其生忽然疑其死數呼其名若告焉若命焉邦奇甞謂其友樊子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欲其作傳)關漢卿(欲其作記)之筆乎能為吾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終世報之靖自

五歲知義理所以事邦奇者三十一年未嘗有一話言之相違一顏色之相失怨焉及此宜邦奇思之痛之無窮已也夫樊怨夫孝弟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於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五泉子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嗚呼可謂知言也已痛哉痛哉贊曰太史公鄠杜王九思曰予自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絶句詩類杜子美及予罷歸為予誦其古詞歌浸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文章之宏麗

者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敘傳曰迅雷兆變異夢呈祥大同之民思之不忘泰山之崩而靖乃傾惟天地人弗能無情胡於爾壽乃獨弗豐茫茫宇宙恨也何窮拾遺曰甲申邦奇守冀北既下鴈門士民父老圜告於邦奇曰先使君子治誠善矣顧使君守而勿失即吾人幸甚會僕名來省邦奇問曰名來自民間大同之人謂我如何名曰名自入大同也咸謂二叔新至者惟三叔則雖深山窮谷婦女小兒皆能誦說其行事

之詳感慕咨嗟有泣下者是歲仲冬之變邦奇夜出撫衆衆先率兵來告曰使君天心我衆安忍加害來者恐驚動使君奉衛耳又曰前使君於使君為何人令安在邦奇曰弟也衆嘆曰使此使君在安有今日哉使君者謂邦奇前使君者靖也二叔者謂邦奇三叔者靖也夫靖既去矣而大同之人追慕如此況五堡變卒戕主帥抗王師玩紀律兇悖悍戾靡所不至其於靖也感思嘆息於夜半搶攘之時嗚呼於是亦可以徵靖也已

烈女小桂傳

小桂姓劉氏伶籍也誓願從良每伶氏問聘輒涕泣不食既長復有伶氏來問父母納其聘擇日將歸小桂知不能已大哭服毒死父母怒其不為家長財捲之席棄之中野羣犬㗖之贊曰小桂之節顧不異哉出自伶族其烈如此秋蟬之出于蟯蜋蓮華之出于汚泥古之聖賢不係于世累尚矣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小桂無有之嗚呼烈哉

朝邑三廉吏傳

大名府同知雷公諱爵字廷臣鄉試中式授保定府清苑知縣清苑當天下陸路之衝然富庶邑也歷九年非食惡衣常禄外無分毫取遷淮安府邳州知州邳當天下水路之衝州又彫敝近来過者每折乾至百餘金夫至千餘名公力為裁抑民雖少蘇而貴人多不悅者又九年遷四川烏撒軍民府同知三年守制歸起復赴部時少師大學士邃庵楊公為尚書見公名曰子清苑知

縣邳州知州雷爵乎公曰是也楊公嘆曰我為外臺時過清苑者二過邳州者三歷歷聞子名今乃見之老矣大名天下名郡授子為暮年優游之地公出笑曰大名養濟院耶我七十年嫠居髮婦今再醮乎至大名每行縣蕭然疋馬米蔬自隨至南樂知縣鄉人也餽饟牲數品公却之知縣曰此某之自辦非取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受時都御史柳泉馬公為郡守告予曰自雷先生貳大名我雖言語亦不敢輕發況敢

妄行一事乎數年間直得一嚴師矣

盧氏縣知縣郭公諱鼐字國器鄉試中式授盧氏知縣不茹不吐威行惠施盧氏有礦山吏其邑者多緣以為利公一無所取人畏而愛之

鄭州知州韓公諱邦彦字汝哲鄉試中式授儀封知縣正法度節浮冗均徭役公聽斷儀封稱治守制歸儀人少保浚川王公抵予書曰民思舊尹不置也起復授高陽以奏薦調河間時方議行取有不悅者尼之曰知縣

簡傲不恭尚書張公為御史時曾按河間曰韓知縣居官自有家法應行之禮未曾鈌少但無奴顏婢膝耳然竟不果取還鄭州知州發政皆如儀封時公三尹大縣一典名州歸之日諸兄弟問曰俸資若何公曰六十兩耳諸兄弟不信謂公避富有之名也安有尹三縣守一州俸金止六十兩乎後遭火災諸兄弟曰銀經火雖銷而不耗所積在何處公指之諸兄弟於灰中得之鎔為一鉼權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官如此竟而

沈謝當其時司激揚而持進退之柄者誰也贊曰可欲哉三君子之優仕也心之馨香上達神天真足以範官常而振頹風卒皆抱屈而歿焉諒無怨悔矣丕休哉我朝邑之多賢也如寺丞楊翁珪知府劉翁倬僉事王君朝雍左叅議韓子邦靖茹氷蘗㮣豈在三君子之後然皆登榮建事衆與自全奚待於予言况寺丞名公讓其儼雅後學式其經術知府享血食於文水著仙迹於晉陽僉事桂子蘭孫煕耀科甲光前啟後君子稱述左叅

議忠節文名著聞士林識者謂其為曠世全德之英一代詞人之冠固已表表矣

盧氏縣訓導張公傳

公諱瑶字獲珍號席軒姓張氏陜西朝邑嚴王社人本華陰王和村人洪武初高祖八徙居朝邑曾祖孟真祖順父安母喬孺人公生而淳謹敏悟八歲時就鄉師授讀稍長授講即能曉解既弱冠入為縣附學生未幾提學盧公歲試列上第補廩膳時上公寧孟公曉及公皆

名士以文學相高人皆期以大科御史馬公提學邃庵楊公虎谷王公皆與進六試秋場竟不遇公莊重慎容儀動必以度言必有章居上舍又久後生敬憚若師承焉正德戊辰應貢入國學謁選吏部授河南盧氏縣訓導公以所學不酬於已欲淑諸人以周易四書授諸生諸生環聽終日每退欣然相慶謂聞所未聞五年而教成化洽諸生親之若父母而公卒矣所著有本義講說中庸要義諸生皆誦讀公生於正統乙丑十月十一日

卒於正德丁丑正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二配王孺人繼嚴孺人子鳳翼鳳翔孫明仁生員明儲明傳生員曾孫彭壽贊曰吾又聞公廩膳時邁厲虐疾弟璣受學于公年十八禱於廟神願以身代既而公果愈而璣忽即死俱亦可尚也已因并著論亦以見公友愛之深所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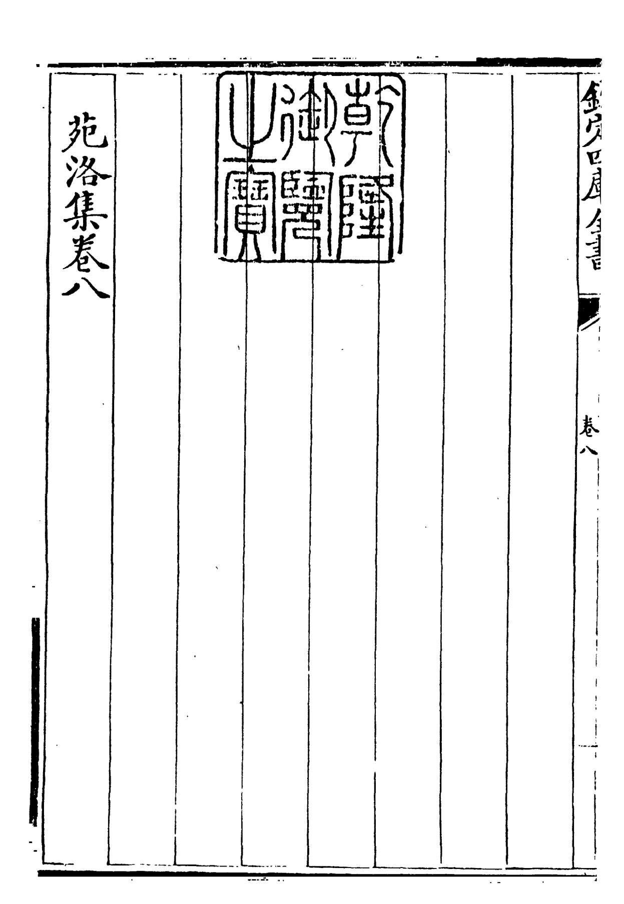
周氏世濟清忠傳

通政公彧永樂中以明經徵廉直敢言每有論劾必著

緋衣諸大臣每早皆使人候公長安門外見公緋衣各
令取素衣角帶為待罪具當視朝果有論糾糾者必得
罪如此數歲貴近多忌公有譖公貪者上怒公下獄死
命籍其家惟米數斗布衣數件名公夫人問曰縱或無
無俸金耶夫人曰或俸金寄通政司庫而本司上或庫
金上悟大怒立誅譖公者以金給公家命良鄉至陝西
經過州縣各致祭復其官僉事公道寸或姪初鄉試中式
歸至華陰乘傳驢以驛童隨之有婦人從後大呼追公

公待之婦人曰我寡婦唯守此一兒令當渡渭我送過河公曰塗遠野空婦人同行不便子母又勞乃下驢負任徒步歸家人以其中式出迎於閭外見公負行來以爲未中也皆迴公至家良久父曰人皆妄言汝中公曰中矣父曰既中如何步行公語之故父稱嘆後拜監察御史巡按雲南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有惠政卒于官比殯引士民哭奠五日始出城通判公瑄遵姪廉謹溫醇鄉試中式授廣平府推官陞通判兩任十八年歸之日

空囊耳年八十讀書不倦每有未達獨乘一驢來就問予如此數歲周氏家至今子孫空乏贊曰易稱積善餘慶周氏三世清忠而子孫家徒壁立何也若通政之剛毅造物或忌之而僉事之仁惠通判之醇謹又何也或曰君子為善之誠初不責報於天斯人道也如天道何意者天道弗僭遲速未必耳然乎哉



苑洛集卷八